

Fangcun Shuxiang

Zaoqi Zhongguo Ticao Cangshupiao

方寸書香

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

龚晏邦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Fangcun Shuxiang
Zaoqi Zhongguo Ticao Cangshupiao

方寸書香



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

龚晏邦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寸书香：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 / 龚晏邦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011-9533-6

I. ①方… II. ①龚… III. ①藏书票—收藏家—简介—世界—近代 ②藏书票—中国—图集 IV. ①G815.4 ②G89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8049号

方寸书香：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

作 者：龚晏邦

责任编辑：朱思明 李 成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高碑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80mm×960mm 1/16 *

印 张：14.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533-6

定 价：32.00元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3969

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漫话（代序）

藏书票是舶来品，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欧洲，大约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它的历史比邮票还要长三百年，功能与我们的藏书印章相似，贴在书上用来标明藏书的所有者。中国早期的藏书票是由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外交官、商人、冒险家、留学欧美的华人华侨及在华教会机构等首先使用的，它们大多贴在西文书上。我把外国人来华后所使用的藏书票也归到中国早期藏书票里，因为书票主人大多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中国通，有些人甚至还对中国近代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的藏书票上也多具有中国文化的元素（文字及图案等），这一时期可看成藏书票传入中国的过渡阶段。藏书票的年代也用书票主人的生卒、经历及书籍的出版时间等相关信息来大致推算。

作者藏书多年，收集藏书票只是爱屋及乌的一项副产品。深知好书不易得，贴有精致藏书票的好书就更难求。藏书尚有迹可寻，有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可资利用，即使没有见过的书也可以通过阅读书目、书话，看一看书影解馋，了解个大概。而目前，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方面的资料十分缺乏，收集藏书票只能靠运气，淘书时能淘到藏书票是个意外之喜。连国

家图书馆都未必清楚它到底库存有多少种藏书票，想要借阅带藏书票的书恐怕难以得到满足，一般小图书馆可能就根本不知藏书票为何物了。还有些藏书多年的书友甚至分不清版权票和藏书票。据说大英博物馆藏有二十五万款藏书票。上海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都曾做过馆藏藏书票的摸底工作，发现了一批珍稀的早期中外藏书票，国家图书馆也举办过馆藏藏书票展览，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藏书票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和实证，近代中国从闭关自守到逐渐认知和走向世界，中西交流是重要的一步。在近几年风风火火的书刊拍卖市场上，只要肯出大价钱，即使唐人写经、宋刊元槧也能到手，但却难觅中国题材老藏书票的踪影，可以想见收藏它的难度了。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藏书票收藏还属冷门，没有受到藏家的重视，本书介绍的很多藏书票就未见有人提及过。笔者还藏有一些查不到票主信息的早期藏书票，只能提供票影给书友，留待以后查证了。现在国内已经很少有图书馆和个人在真正使用藏书票了。

2008年国际第三十二届藏书票双年展在北京举办，随着藏书票的升温，最近几年接连推出了一些为纪念各种活动而制作的商业藏书票，它们对藏书票的普及和发展功不可没。藏书票也同邮票一样，逐渐失去了实用功能，沦为收藏品。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脱离了书籍的藏书票是没有生命力的，即使它制作得再精美。那些特意为收藏而制作的藏书票和它的载体“图书”渐渐脱离了关系，也就失去了藏书票原本的用途和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不赞同将藏书票从书上取下来单独收藏的做法，因为书上还保留了大量书票主人的信息，比如印章、签名、批注、题跋等前人遗泽，对我们研究和鉴赏藏书

票有很大帮助，而且有些还是珍本书，就更不能采取这种破坏性的收藏方法。一本书可以没有藏书票，一张藏书票却不该没有书的庇护。这一点与集邮中的“实寄封”相似，“实寄封”携带着更多的邮史信息，它的价值要远高于一枚普通邮票。一册珍奇的善本书，配上名家设计的名人书票，留有前人的手泽，还要有精美的印章，历经久远的岁月流逝，逃过种种劫难，在前人的传递和庇佑下来到我的面前，这就是我梦想中的佳品。

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现在真正成了千金难求的“纸上宝石”了，这个领域基本上还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正等待着它的收藏和研究者来发掘。本书是我积年搜集到的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的资料集合。一方面，我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而发现更多的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物聚于所好，能收集到这些藏书票是幸运的，也是我书缘不浅。另外，要感谢多年来给我支持的书友们，没有他们的帮助，仅凭我一人难以收藏到这些珍贵的藏书票，现将它们展示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目 录

Contents

-  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漫话（代序） / 1
-  “洋枪队”队长华尔与藏书票 / 1
-  父子汉学家 / 8
-  两位主教的藏书票 / 14
-  鄂方智与崇德学校 / 18
-  西方纳西学之父“洛克” / 22
-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
和他的东方藏书 / 28
-  人类学家许文生 / 36
-  信宝珠与中华护士会 / 40
-  一代地学宗师葛利普 / 44
-  上海滩上的犹太大亨 / 50
-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收藏中国古钱的美国牧师 / 56

目 录

-  甘博先生的中国情结 / 62
-  李治的藏书票 / 68
-  上将魏德迈与《北行漫记》 / 70
-  中国人的挚友——鲍氏父子 / 74
-  关祖章的藏书票及其他 / 80
-  蒋介石的英文教师李时敏 / 86
-  防疫泰斗伍连德 / 90
-  诗人邵洵美 / 96
-  施蛰存的“无相庵”与“北山楼” / 102
-  宋春舫与藏书票 / 106
-  外交大臣陆徵祥 / 112
-  老商务的英语专家邝富灼 / 116
-  出版家范用的藏书票 / 120
-  鲁迅、钱稻孙、许寿裳设计的藏书票 / 124
-  银行家徐新六 / 132

Contents

-  玉溪郑氏两兄弟 / 138
-  三位医生的藏书票 / 144
-  考古学家郑德坤 / 150
-  中国教会大学藏书票 / 154
-  中国早期大学藏书票 / 162
-  国立中央大学藏书票三种 / 168
-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票 / 172
-  纪念藏书票 / 176
-  通用藏书票 / 184
-  版权票与藏书票 / 190
-  流亡上海的犹太画家“白绿黑” / 194
-  从贝鲁特到北京
——“雪铁龙”的首次东方之旅 / 202
-  藏书票影 / 209

“洋枪队”队长华尔与藏书票

1862年（清同治元年）9月21日，美国人华尔率领“洋枪队”进攻浙江慈溪，在激战中被太平军击成重伤，被部下抬上“勇敢号”运回宁波，次日毙命，后葬于“洋枪队”大本营驻地松江，清政府拨专款为其建墓立祠，今俱废。



华尔画像

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出生于美国马塞诸塞州的塞勒姆城（Salem），是家中的长子。少年时代的华尔就胆量过人，注定这一生离不开冒险。在他还没到进中学的年龄时，就已经独立驾驶着父亲的15吨单桅快艇“活泼”号，带领一帮小弟兄出没在大海上了。

15岁那年曾争取进西点军校，但塞勒姆城一位国会议员保举了自己的侄子，这让华尔非常失望，于是决定离家出走，徒步去参加墨西哥战争，做一名真正的士兵。出发几天之后，被父亲的朋友发现并押送回家。1847年4月，还未满16岁的华尔离开中学从纽约乘飞机剪船“汉弥尔顿”号第一次来到中国的香港和广州，在船上担任二副，但他未到上海。后来的几年里华尔进



过军校，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冒险，也多次来过中国。

1859年秋华尔再一次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上海——这个后来让他发迹，最终又葬送了他的地方。这时候的华尔已经27岁了，还是一无名之辈。最初他是在船上谋生，在一艘炮舰“孔夫子”号上任大副，这份差事他一直干到1860年的6月。此时的“大清帝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内有太平天国、捻军为患，外有英法联军焚掠了圆明园。在上海的中外商人非常害怕太平军进攻上海。华尔感到机会来了，他与上海“泰记”银号经理、候补上海道杨坊拉上了关系，由杨出资组织了一只由外国人组成的“洋枪队”对抗太平军。“洋枪队”初次与太平军作战就吃了败仗，后又卷土重来，组织起由中外士兵组成的队伍。华尔认识到，一名欧美士兵所需的花费足以维持十几名中国士兵，而且只要饷银充足、领导有方、装备训练好，中国人完全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即使这样，“洋枪队”里中国士兵的饷银也比当时任何一支清军士兵高得多。

随着“洋枪队”取得了一些胜利，华尔在上海渐渐变得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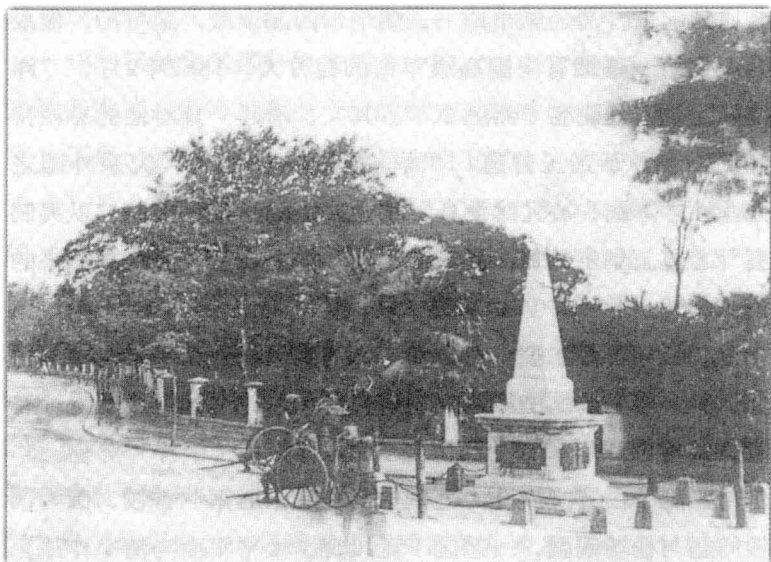
华尔率领“洋枪队”进攻浙江慈溪

名显赫起来。清廷颁布诏书，赐华尔四品顶戴，副将衔，他成为近代第一位拥有中国高级军衔的西方人。1862年2月，“洋枪队”被清廷赐名“常胜军”。其实，清廷一直对他的忠诚持怀疑态度。恭亲王曾道：“华尔虽为中国出力，究系外国之人，性本不羁，心尤难测。”清廷采取的是其一贯的“以夷制夷”之道。华尔的每次胜利都为他赢得了巨额奖金和劫掠来的财富。

1862年春华尔娶杨坊之女章妹为妻，杨成为华尔的中国岳父。美国塞勒姆城的埃塞克斯研究所华尔纪念馆至今还保存有章妹的肖像和印章（上面镌刻“切勿相忘”字样）等物。华尔与其副手白齐文（此人继华尔后任“常胜军”首领，因为饷银问题与杨坊闹翻，一怒之下竟投奔了太平军而与清军作战）相继加入了中国籍。他们加入中国籍，并非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实是有利益方面的考虑。同为副首领的法尔思德就没有得到清廷的军衔和重用，认为他没有“向化”。当时，西方各国对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争持中立政策，华尔曾被英国提督何伯以破坏中立和招募英军逃兵的罪行逮捕到英国旗舰上，最终他的中国后台老板上海道台吴煦和泰记经理杨坊出面，通过行贿、伪造文件等手段辩称华尔早已加入大清国籍而被释放。

上海外白渡桥南侧曾经有座“常胜军”纪念碑，这是由李鸿章划银1500两，为纪念1862～1864年在江苏省攻打太平军的“常胜军”阵亡将士而建的。纪念碑原在外滩花园北门外，重建公园围墙时划入园内，它以正方形大理石为基座，上立三角锥形碑，碑上镌刻汉文“得胜”二字，另刻有48名阵亡的外籍常胜军官兵姓名，因华尔列居首位，故而又被称作“华尔纪念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纪念碑被汪伪当局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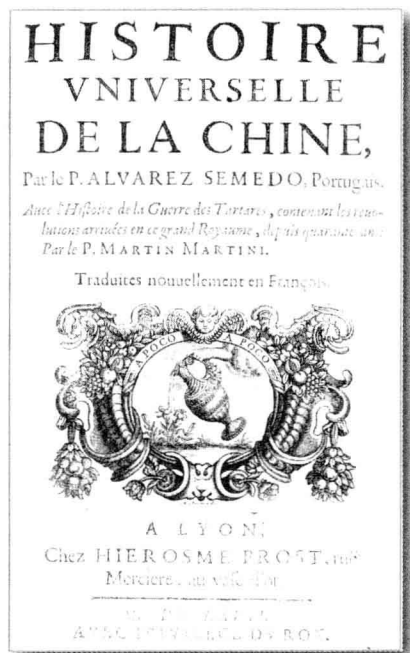
华尔一去世，围绕着他遗产的纠纷就开始了。去世前他曾留下遗嘱：“上海道台欠我11万两，泰记欠我3万两，共计14万两。5万两留给爱妻做赡养费，其余由我的弟弟和妹妹平



上海外滩的“华尔纪念碑”

分。”华尔的妻子章妹在他死后不到一年也去世了，另两位遗产继承人当时并没有得到这笔钱。1896年华尔的妹妹和弟媳还曾闯到李鸿章在纽约下榻的饭店“上访”，李以好言抚慰并赠送银章等物，答应回国后过问此事，至于李鸿章回国后是否过问了这事就不得而知了。最后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清政府才勉强同意从庚子赔款项下支付这笔款。直到1902年他的遗产继承人才得到了第一笔偿付，1904年付清，这时距离华尔去世已经40多年了。根据华尔的遗嘱，他的妹妹和弟媳（华尔的弟弟已经去世）得到了大部分遗产和遗物，她们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捐赠给了华尔老家塞勒姆的埃塞克斯研究所，并将华尔的遗像、战旗和使用过的家具等物也一同赠送给了这家研究所，李鸿章在纽约所赠银章等物也在其中。此前，这家研究所还接收过韩德（Thomas Franklin Hunt）所搜集并赠送的一批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图书。在此基础上埃塞克斯研究所设立了“华尔纪念基金会”，藏书票就是为该基金会特制的。

藏书票上有华尔画像及位于松江的“华尔祠”外景，四周饰以“中国结”等中式风格的图案。上面的汉字“华而”“常胜军”是按照中文的书写习惯直排，还有英文“埃塞克斯研究所华尔纪念基金会”字样，是一幅刻画精细入微的钢版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是美国著名版画家、插图画家、藏书票设计家西德尼·劳顿·史密斯（Sidney Lawton Smith，1845~1929）的作品，大家熟知的美国藏书家A·爱德华·纽顿（国内出版过他的著作《聚书的乐趣》，深受爱书人喜爱）的藏书票即是由其制作的。史密斯擅长人物及肖像钢版画雕刻，美国有很多公共图书馆藏书票出自其手。华尔肖像左侧框内的“S·L·S”是史密斯的英文名缩写，并标明此票制作于1910年2月，它是我收藏的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中唯一一枚知道作者和确切制作时间的。



曾德昭著1667年里昂出版法文本《大中国志》



这枚藏书票粘贴在1667年里昂出版的法文本《大中国志》上。此书由葡萄牙神甫曾德昭所著，他曾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中国生活了22年之久，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旅途中完成了此书，这是一部西方早期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书是善本，票是珍品，珠联璧合，特撰文以记。





华尔纪念基金会藏书票



父子汉学家

1874年11月29日是个礼拜日，冬季的北京天空晴朗，空气清新。早上8点多钟一排轿子连成长长的队伍向皇城进发，马路两旁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老百姓。原来这天美国公使艾忒敏觐见清同治皇帝，面呈国书。在公使身边做翻译的就是卫三畏博士，第二天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详细叙述了此事。卫三畏曾反复请求不要将会见定在礼拜日，而这日子似乎是中国人根据皇历的吉凶早已定下的，总理衙门并无权力更改。卫三畏还在中国官员的一再要求下摘掉眼镜，他说中国人有厌恶被戴眼镜的人注视的古怪脾气，以致许多他希望看到的场景都没有看清。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字廉士，美国人。他的中文名字既取自他英文名的读音，也有很深的中文含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后来，他还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取字为“廉士”，“卫廉士”与他的姓“Williams”谐音。音义谐和，天成妙得，由此也可以看出卫三畏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

1833年10月25日下午卫三畏乘坐的马礼逊号抵达广州以南的黄埔港，码头上停靠着东印度公司的上百条商船，一眼望不到头，上面装满了等待发运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货物。在广州，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梁阿发（中国教会史上第一位华裔牧师）等工作，主管印刷事务，协助裨治文打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并学习中文。当时的外国